arXiv:2601.10766v1 [math.HO] 15 Jan 2026

阿诺德与普希金的谜题

鲍里斯·赫辛

弗拉基米尔·阿诺尔德发现了普希金谜题一个可能的答案，这一美妙而发人深省的发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也激起了普希金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种种看法。尽管阿诺德这篇非凡的短笺 [1] 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仍想提醒读者注意以下几段文字：它们在英文译文中可能有所淡化，但在俄文原文中却十分醒目且格外突出。

法文题词译成俄语如下：

沉浸于й 自我荣耀之中，他拥有这种й 特殊的й 骄傲ью，使他я能够ж以同样的冷漠态度承认ь自己я 在善行和恶行中的表现，—这是优越感的结果，而这种优越感也许ь是ж虚妄的。[1]

注意这些是й一种特殊的骄傲йью，尤其是句末的也许ь ж（或许），它们为对题词中主人公的描述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后来，阿诺德在描述普希金的恶作剧时，又用了一个包含许多从句的长句，并在句中插入“或许”，显然是在模仿普希金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在描述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时，又一次这样做了：

作为一名 [.....]数学家， я我ж在й工作中я不得不ь总是я 不依靠ь证据，而是依靠感觉、猜测和假设，借助那种特殊的顿悟，从一个事实推演到另一个事实；这种顿悟я让人й得以я在ь 现象 я中я看出共同特征，而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ь 也许ж彼ж此я 毫无я关联ж。[2]

当然，后面这句话多少是在挑衅读者，也是阿诺德故作狡黠的表现，因为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建立在完全严谨的证明之上。不过请注意，在这句修饰繁复、带有许多从句的话中

*《弗拉基米尔·阿诺尔德：全集》，第VII卷，施普林格·自然，2025年，第497–500页。[1]他沉溺于虚荣，甚至还怀有一种特殊的骄傲：这种骄傲使人出于优越感——或许只是想象出来的优越感——以同样漠然的态度承认自己的善行与恶行。（本条及下一条脚注由T.Vardomskaya翻译，见 [1]）[2]作为 [.....] 一名数学家，在工作中我必须不断依赖的不是证明，而是感觉、猜测和假说；我凭借一种特殊的洞察，从一个事实走向另一个事实，从而看出事物之间的共性，而观察者或许会认为这些事物毫无关联。

阿诺德使用了“某种特殊的”和“也许”这两个说法，显然与奥涅金那些华丽的诗句形成了平行。这种刻意隐晦、俏皮地尝试采用类似普希金的写作风格的做法，只印证了尤里·伊利亚申科的非凡洞察 [2] ： 阿诺德可以被视为数学界的普希金。

受阿诺德对诡计、谜题和挑衅的热爱所启发，我们想与读者分享《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又一项发现；阿诺德无疑会赞同并乐在其中（就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而言）。这一最新发现属于包括来自圣彼得堡的阿尔乔姆·斯托尔普涅尔、I. 恩格尔加特和 B. 布拉托夫在内的几位学者 [3], ，而他们的观察似乎逃过了包括尤里·洛特曼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内的许多普希金研究者的注意。

斯托尔普涅尔等人揭示，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中隐藏了一个暗示：塔季扬娜和奥尔加·拉林可能有不同的父亲！

以下是他们的推理。请回忆第二章中描写普拉斯科维娅·拉琳娜（塔季扬娜的母亲）的著名诗句：

XXX她爱理查逊，并不是因为
读过他的作品，也不是因为格兰迪森，
她常常把他当作古时的阿丽娜，那位
莫斯科表姐，频频向她讲述他们的故
事。那时她还嫁给了他，只是出于无
奈；她思念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人无
论在心灵还是头脑上都更令她倾心：
这个格兰迪森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
赌徒和近卫军中尉。

XXXI
和他一样，她总是穿着入时的
衣裳，衬着那张脸；可他没征
求她的意见，便把少女送进了
婚姻。为了让她排遣忧愁，理
智的丈夫很快便回到自己的乡
村庄园；她在那里，天知道被
什么人包围着，起初又哭又闹，
和丈夫没能和睦相处；

后来她操持起家务，渐渐习惯了，
也心满意足起来。

总而言之，塔季扬娜的母亲年轻时与阿丽娜公主关系亲密，在结婚之前，她曾有一个我们今天称为男朋友的人——“格兰迪森”。正如我们从小说中了解到的，这段浪漫关系因她嫁给拉林而中断，此后她的生活方式骤然改变。她很快生下了塔季扬娜，后来又生下了奥尔加。

现在，让我们将此与第七章中的一节诗作比较一下：塔季扬娜和她的母亲来到莫斯科参加“新娘集市”，并抵达阿丽娜公主的住处：

XLI— 克яж纳，我的天使！——“帕谢特！”——
阿丽娜！ —\谁能想到ь？多久不见了！ь亲爱的я!
表姐!

[3]下面以及下一条脚注中的译文出自 J.E.法伦 [4] （在他的译本中，公主的名字是劳拉）：

30 并非她真的读过他，也并非她多么偏爱洛夫莱斯，胜过格兰迪森，只是很久以前，她常听莫斯科的表亲劳拉公主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们非凡的魅力。当时，她的丈夫仍是她的未婚夫——尽管她并不情愿！因为，尽管顾念家族情分，她心里牵挂的另有其人——一个她觉得心灵、灵魂与思想都要迷人得多的男人；格兰迪森是时尚的宠儿，一个赌徒，也是近卫军军校学员。

31 她的衣着无可挑剔；和他一样，她总是依照品味穿着打扮。可是他们把她带到祭坛前，竟从未问过她是否同意。那位聪明的丈夫做出了正确选择，直接把悲伤的新娘带回自己的庄园。她在那里先是哭泣（天知道身边都有些什么人），接着辗转反侧，仿佛失了神志；甚至几乎离开了丈夫。但后来她开始操持家务，逐渐安定下来，也变得满足。

这可真是ь— 多么巧妙啊！Eй—说真的，这简直就像小说中的场景……"— 而 э这到底是什么ь ，я塔ья季娅。—\啊，塔я季娅！来й我这里—仿佛在梦中胡言乱语……你还记得库津吗，格兰迪森？"[4]

请注意最后四行：当塔季扬娜走近阿丽娜时，后者不禁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除了认定阿丽娜公主从塔季扬娜的容貌中认出了格兰迪森的面容之外，几乎不可能作出其他解读！

诚然，这很难算作证据。然而，斯托尔普涅尔等人指出了这一组合中的这些诗行后，就很难不再想到这种可能性。普希金无疑在细心读者心中埋下了疑问。我们相信，阿诺德会赞赏这一有趣而切中要害的发现；他喜欢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此类线索，而这一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好地补充了阿诺德关于题词的注释。

[1] V.阿诺德：《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题词》，–《科学院学报》。文学与语言辑，第56卷第2期（1997年），第63页；塔玛拉·瓦尔多姆斯卡娅译，参见 https://vardomskaya.com/2016/11/27/598

[2] 尤·伊利亚申科：《阿诺尔德：逆流而上》中的“我所见到的维·伊·阿诺尔德”，编者：B.赫辛、S.塔巴奇尼科夫，美国数学学会，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2014年，第141—146页。

[3]A.斯托尔普涅尔：个人通信（2019）；I.恩格尔加特：https://otvet.mail.ru/question/19518323，B.布拉托夫：https://bulatbayz.livejournal.com/ 993.html

[4] A.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诗体小说》，詹姆斯·E·法伦译，牛津世界经典，1995年。

多伦多大学数学系，加拿大；电子邮件：khesin@math.toronto.edu

[4]41“公主，我的天使！”“帕谢特！”“哦，劳拉！”“谁能想到呢？”“好久不见了！”“希望你能留下来？”“亲爱的表妹劳拉！”“坐下……真奇怪！……我都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敢发誓，这简直像是某部小说里的情节！”“这是我的塔尼娅。”“天哪，都这么多年了！哦，亲爱的塔尼娅，过来这儿——我想我一定是在做梦，亲爱的……哦，表妹，你还记得你的格兰迪森吗？”